

商家堡遇劫

· 飞狐外传之一 ·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(《飞狐外传》之一)

商家堡遇劫

原 著：金 庸
改 编：丰 华
绘 画：冰 麟 曾成华
颜 华 文广业
李 滨 吴家声
扫描制作：玉 娇 龙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“百胜神拳”马行空押着三十万两镖银，带着女儿马春花、徒弟徐铮和一群镖客在商家堡避雨。盗首阎基率八名黑衣大盗前来劫镖。马行空受伤倒地，马春花、徐铮舍命护镖。少庄主商宝震拔刀相助，群盗败退，情势转变。这时，同在厅上避雨的田相公突然夺下商宝震的单刀，原来他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田归农，为盗首旧交。田归农和阎基分了镖银，正要携同来美妇上车而去，金面佛苗人凤蓦地拉住车辕，群豪震慑。阎基见苗人凤、田归农相继离去，正待独吞镖银，商老太邀阎基入内堂，出奇不意保镖。情节跌宕起伏，惊险动人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故事发生在清乾隆年间。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“百胜神拳”马行空押着三十万两镖银，带着女儿马春花、徒弟徐铮和一群镖客、脚夫，来到商家堡避雨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〇一



大厅中已生好了一大堆火，十几个人团团围着，在火旁烘烤被雨淋湿的衣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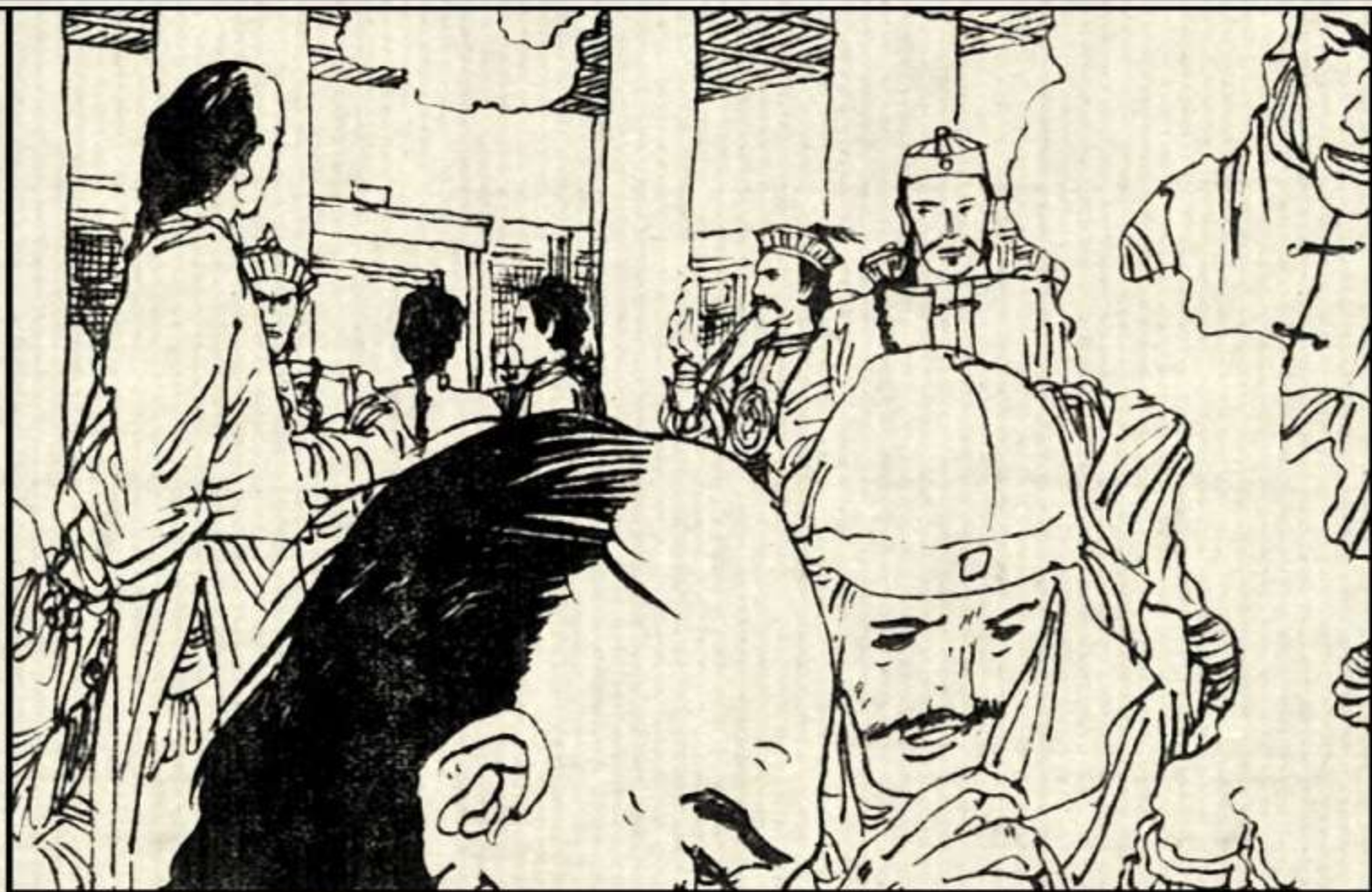


马行空一行刚进大厅不久，身后又进来了一男一女。男的身长玉立，气宇轩昂，女的肤光胜雪，眉目如画，比起马春花来，更加艳丽动人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马春花见那少妇没穿雨衣，全身湿透，立即打开衣箱，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送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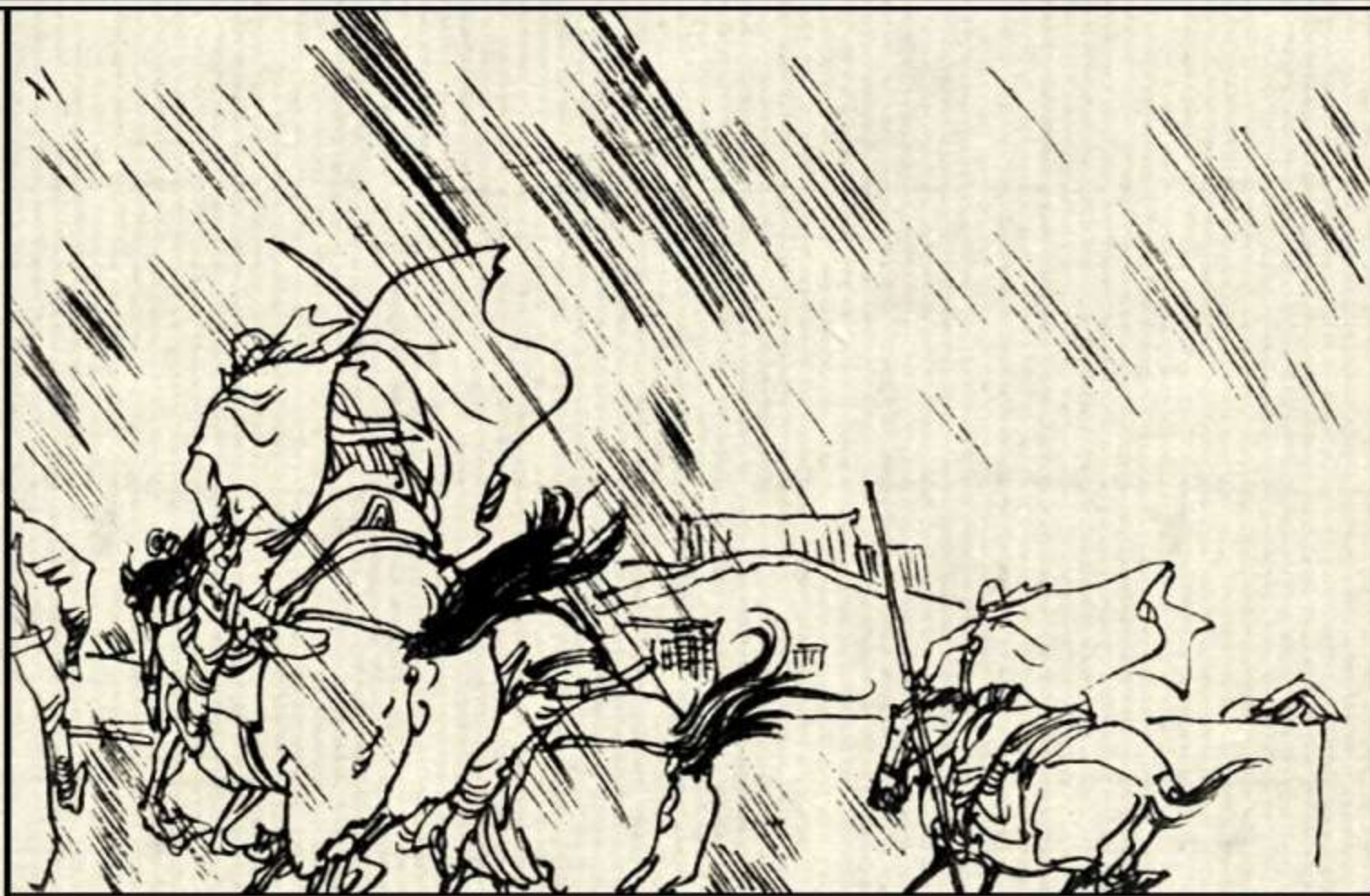
那少妇十分感激，向她一笑，用目光向丈夫询问。那男子点点头，也向马春花一笑示谢。两个女子便到后厅去借房换衣。



不一会儿，那少妇换衣回来，正要和她丈夫说话，猛听得门外马蹄声响。那少妇与那男子互望一眼，脸上露出了惊惶之色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十多匹马奔到庄前，戛然而止。听得数声呼哨，七八匹马绕到了庄后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〇七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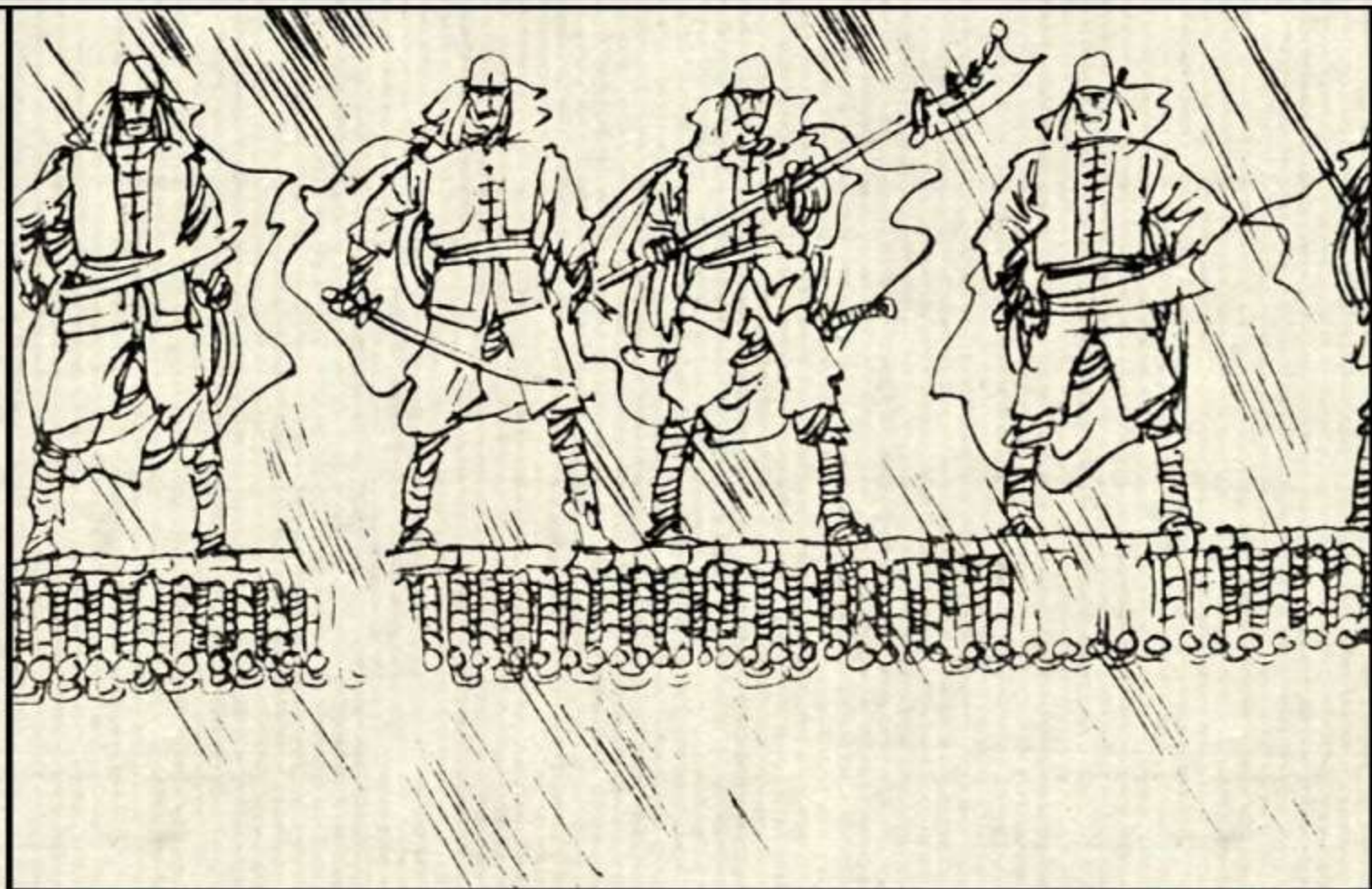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马行空一听哨声，脸色大变，大声喝道：“大伙儿抄家伙，护镖！”镖行人见有劫镖的强盗到来，当即跃起，将十余辆镖车围成一堆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只听得围墙上托托托接连声响，八名大汉一色黑衣打扮，手执兵刃，一字排开站在墙头，马春花扬起右臂，想射出一支袖箭，被马行空用眼色止住了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〇九



砰的一声，大门推开，飞进来一个衣衫华丽，但面貌委琐的汉子。外面大雨倾盆，但他的肩头却只被打湿了数点。徐铮见他露了这手轻功，忙向师父看了一眼。



商家堡少主商宝震听到了马蹄声响，当即暗藏金镖，腰悬利刀，匆匆赶到厅前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马行空右手握着烟袋，拱手说道：“请恕老汉眼拙，没曾拜会。不知朋友尊姓大名？”那盗人哈哈一笑，指着墙头的一列黑衣汉子，说：“在下姓阎名基，弟兄们饿了几天肚子，想请百胜神拳老英雄赏口饭吃。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一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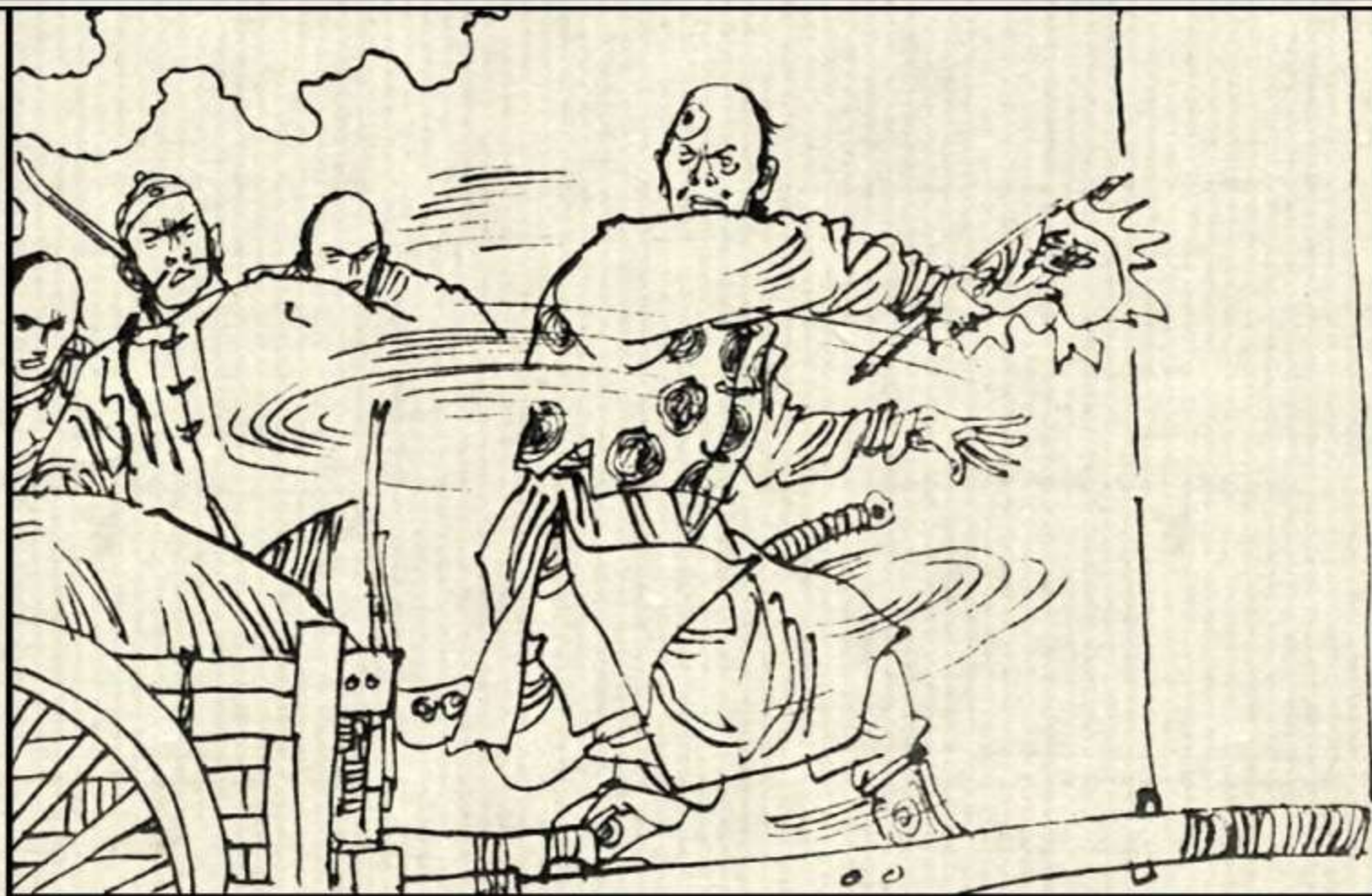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少兒



那盗人说罢，手一招，那八名大汉呼叫着，从墙头跳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一三



马行空大怒，想伸手阻拦。阎基身形一晃，忽地绕到厅右，拔下插在车架上的飞马镖旗，将旗杆一折两段，扔在地下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这一下犯了江湖大忌，劫镖的事情常有，却绝少如此做绝的。镖行人见了，顿时无言。

浙江少兒

〇一五



徐铮更不答话，冲上去向阎基胸口就是一拳，阎基侧身闪避，右拳直击下来。这一拳来路极怪，徐铮急忙摆头让开，砰的一声，肩头已落了重重一拳。



徐铮被打得脚步摇晃、险些摔倒。阎基左腿反勾，向后倒踢。徐铮大骇，急忙逃避，阎基右拳直击，砰的一声，正中徐铮胸口。徐铮仰天跌倒，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。



镖行人见阎基出手如此狠辣，均是又惊又怒。马行空一生中见过多少风浪，但这盗魁使的是什么拳脚，却半点也认不出来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击倒了徐铮，忽地猿身直上，向马行空扑去。马行空待他拳头离胸半尺，一个“白鹤亮翅”，身子已向左转成了箭步。双臂倒挥出来，平举反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一九



马行空见占不到半点上风，突然招数一变，使出一路“燕青拳”。只见他快打快踢，拳势如风，窜高伏低，矫捷异常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可是，不管马行空如何变招，阎基竟是毫不理会，用他那十几招又笨拙又难看的拳脚，将对方所有的巧妙的招式尽数破解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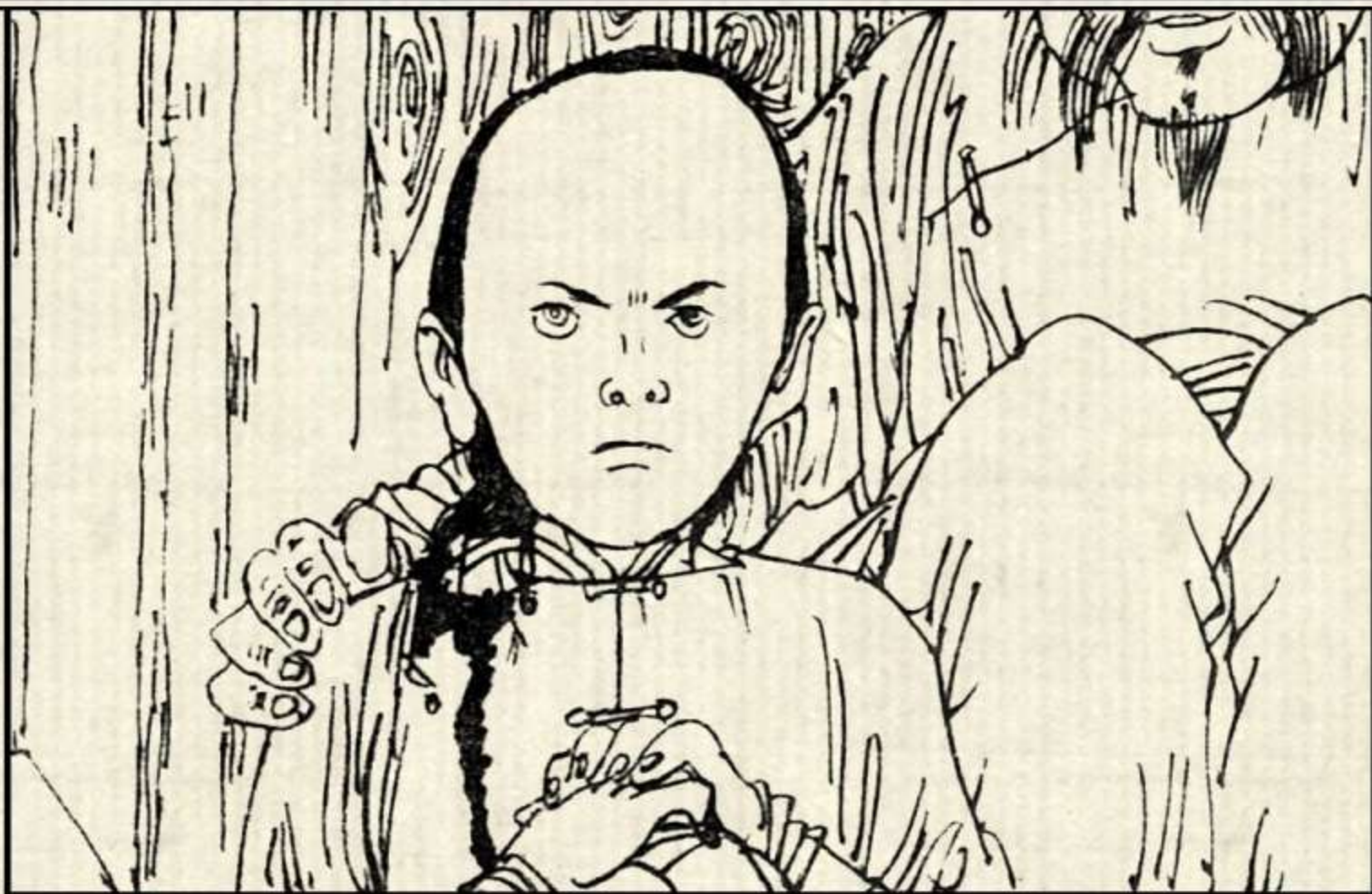
商宝震和在大厅里避雨的三名御前侍卫等一齐凝神观斗。这场恶斗不止关系着三十万两镖银的安危，也是马行空身家性命、一生威望之所系。大厅中人人肃静，只听得火堆中柴炭爆烈，院子中大雨如注。



这时，一位缩在屋角的独臂老人，低声对身旁的小孩道：“小爷，你要永远记住那个盗魁。你那本拳经刀谱，前面缺了两页，所以你总说瞧不懂。那缺了的这两页，就在这阎基身上。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小孩吃惊地瞪大了双眼：“怎么会在他身上？”独臂老人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武艺练精了，我再原原本本地告诉你。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四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时，场上斗争更激烈了。马行空见“燕青拳”制服不了对方，急急使出一套“鲁智深醉跌”。只见他如疯如癫，如醉似狂，忽而卧倒，忽而跃起，人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五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一下，阎基的十几招拳渐渐不管事了，不由心下发慌。猛听得马行空一声“着”，一脚“鲤鱼翻身搅丝腿”，正好踢在他的腰间。阎基痛得弯下了腰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六



马行空胜了这一腿，哪容得敌人喘息，当下纵身上前，一腿“拐子脚”，又往他后心踢去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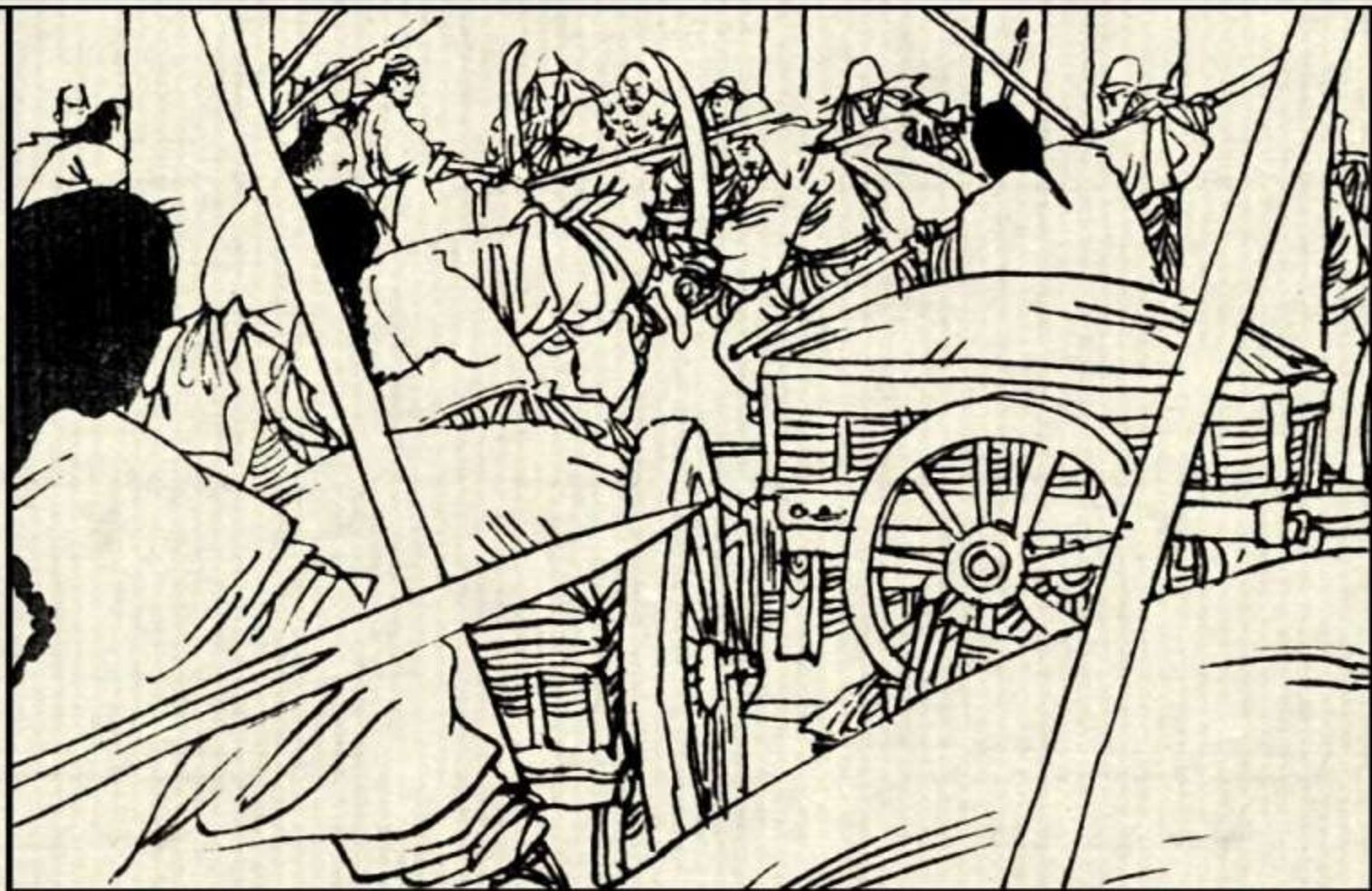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少兒



谁知阎基忽地一脚钩腿反踢，来势变幻无双。马行空阅历丰富，一时竟见不及此，被他一脚踢在小腹上，仰天一跤摔出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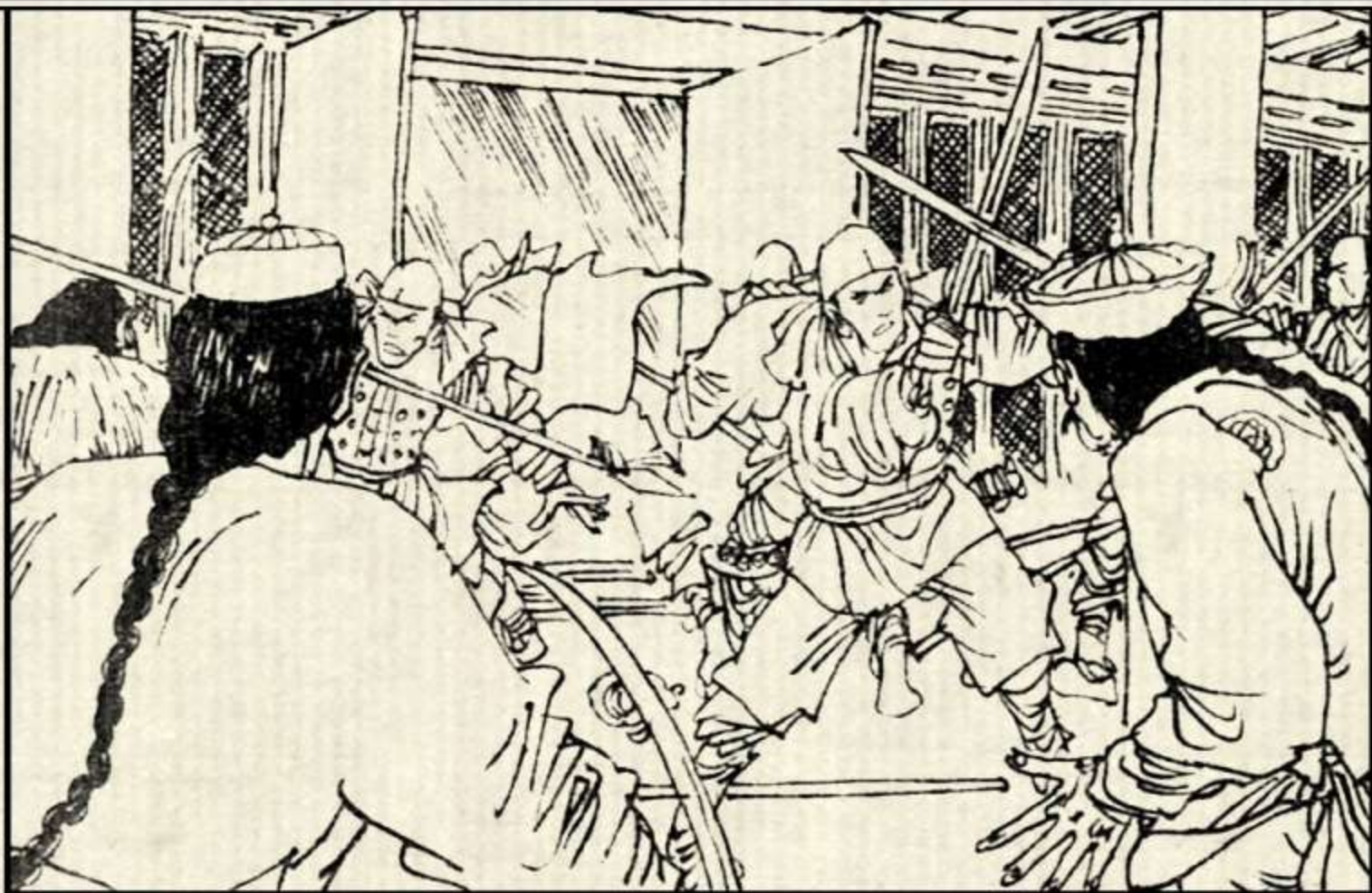
马春花和徐铮双双抢上扶起。马行空脸白如纸，只说：“拼命护镖！”徐铮与马春花各持单刀，护在马行空两旁。阎基腰里也痛得厉害，喝声“取镖”，群盗齐出兵刃，齐向镖客杀去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马春花和徐铮大呼迎敌。商宝震见情势危急，拔出单刀，叫道：“三位侍卫大人，咱们动手吧！”



四个生力军加入战斗，群盗纷纷败退，抢着往门口奔去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猛听得一人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众人斗得甚紧，无人理会。商宝震忽见一人伸掌在面前一摇，当即举刀削去，那人右手一勾，已将他单刀夺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三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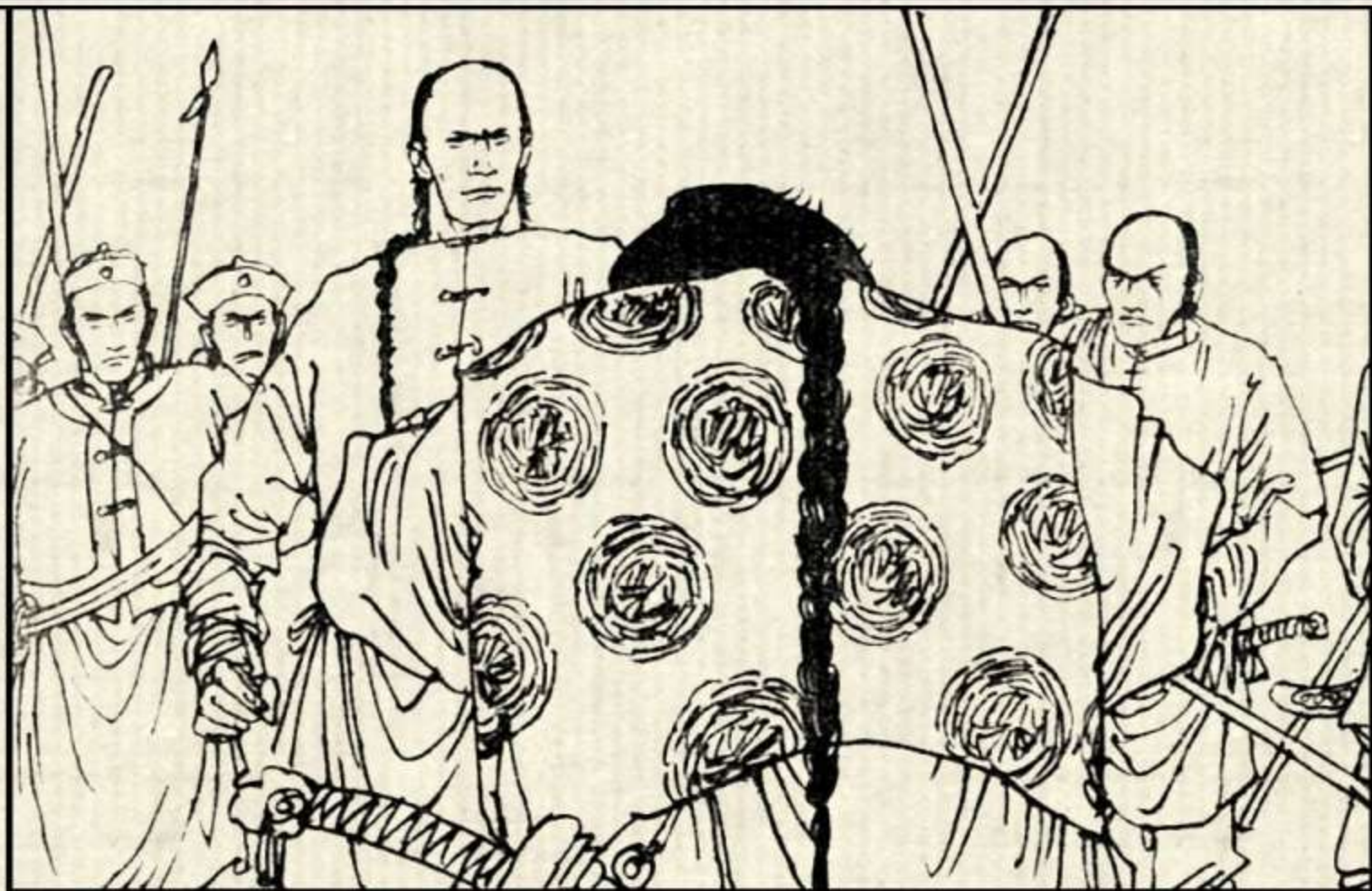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三三

商宝震大惊，急忙跳开，瞧那人时，却是那位带少妇的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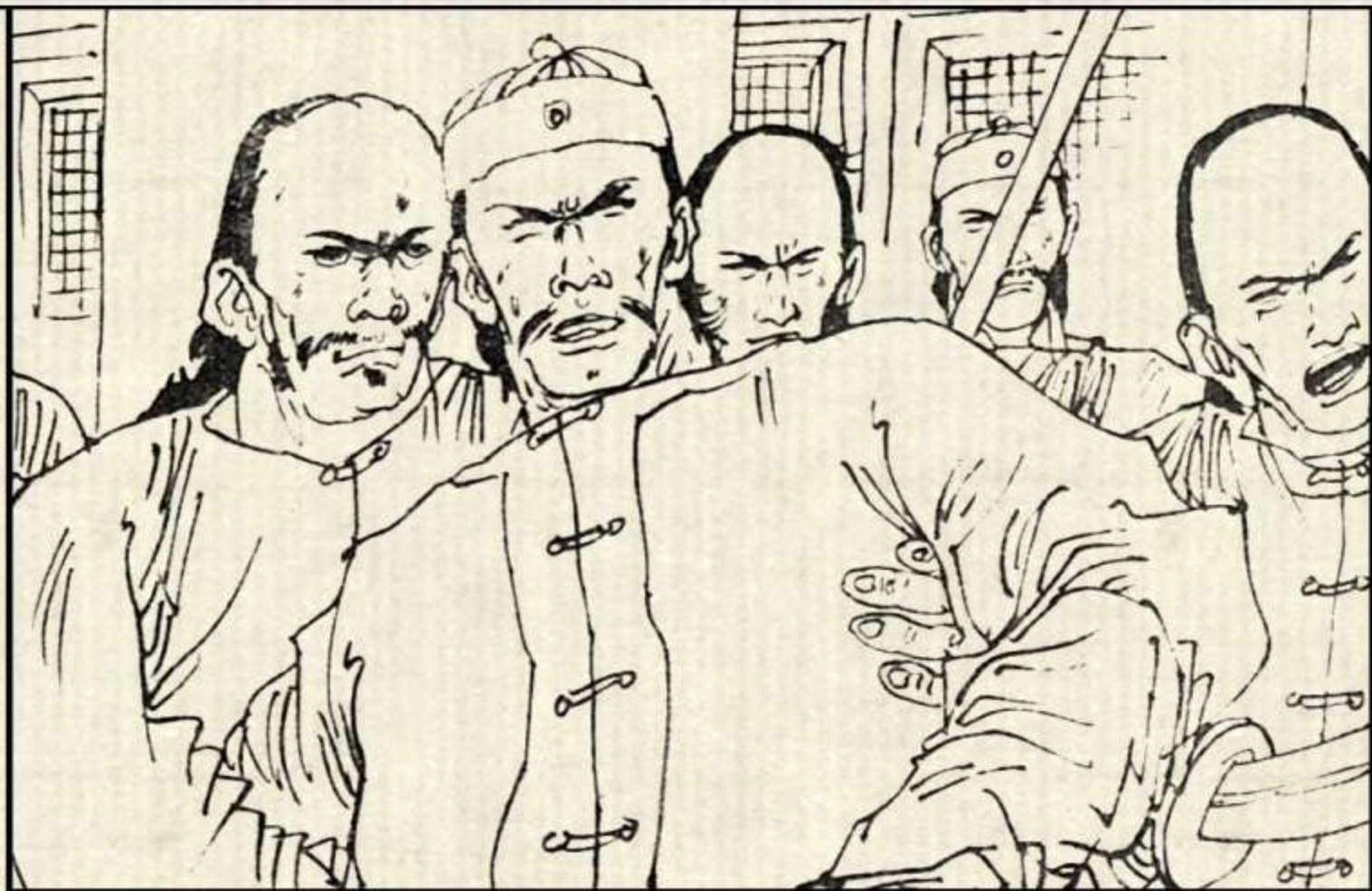


那男子大步走入人丛，双手勾拿拍打，只听一阵叮叮当当之声，各自手里的兵器纷纷落地。众盗和众镖客惊骇之下，各自跳开，呆呆地望着他。



阎基见那男子，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事，叫道：“田相公，是你？”这男子原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，叫田归农，这时也恍然记起，说道：“你不是那个跌打医生么，怎么做了寨主？”“全凭您老栽培。”阎基说着，上前请安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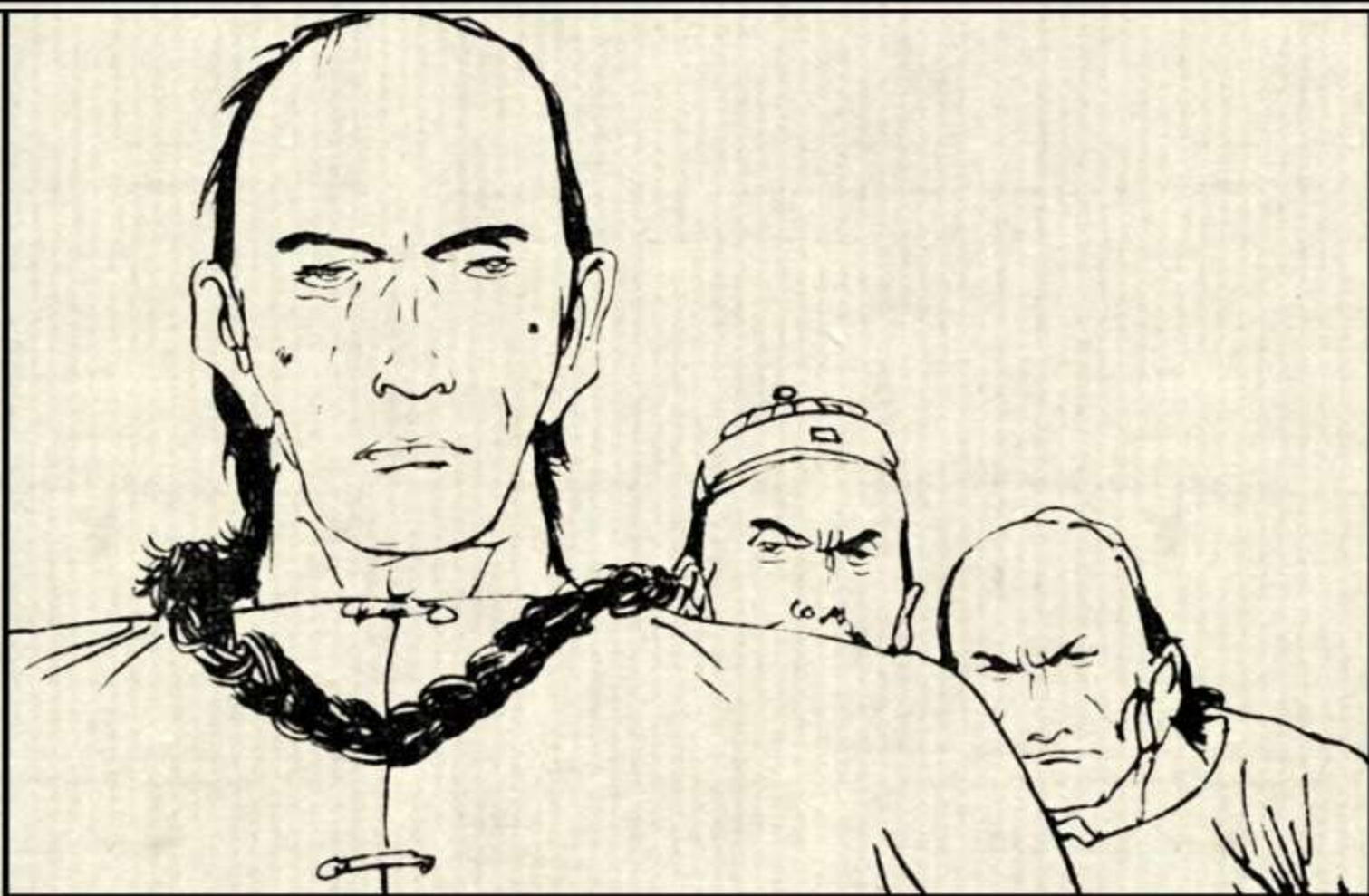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镖行人本以为群盗可退，忽然杀出个田相公，他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还与盗魁是旧交，顿时个个吓得目瞪口呆。马行空低声吩咐大伙，护住镖车，瞧他眼色行事。

浙江少兒

〇三六



田归农的眼光停在镖车上，说道：“这三十万两镖银，我取一半，余下的阎基你取五万。还有十万两，给马姑娘留下五万两，因为她刚才借衣服给我娘子，这一番情分不能不报……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马行空听田归农这么侃侃而谈，仿佛这三十万两银子，已成了他囊中之物，心里一气，险些晕去。马春花怒不可遏，扬起单刀，迳向田归农扑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三八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笑道：“唉哟，我娘子可不许我跟女人打架。”手指在她背上一击，马春花刀从手落。田归农右手抢过刀柄，左手已拿住她手腕，顺势要往她颈中砍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三九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宝震和徐铮见状，双双抢出。商宝震右手一扬，一支金镖直取田归农的左目，徐铮也飞脚踢他后心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〇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倏地转身，一把抓住徐铮的脚踝，往上一提，徐铮身子倒转，只觉腿上一阵剧痛，失声大叫。原来商宝震的那支金镖打进了他的右腿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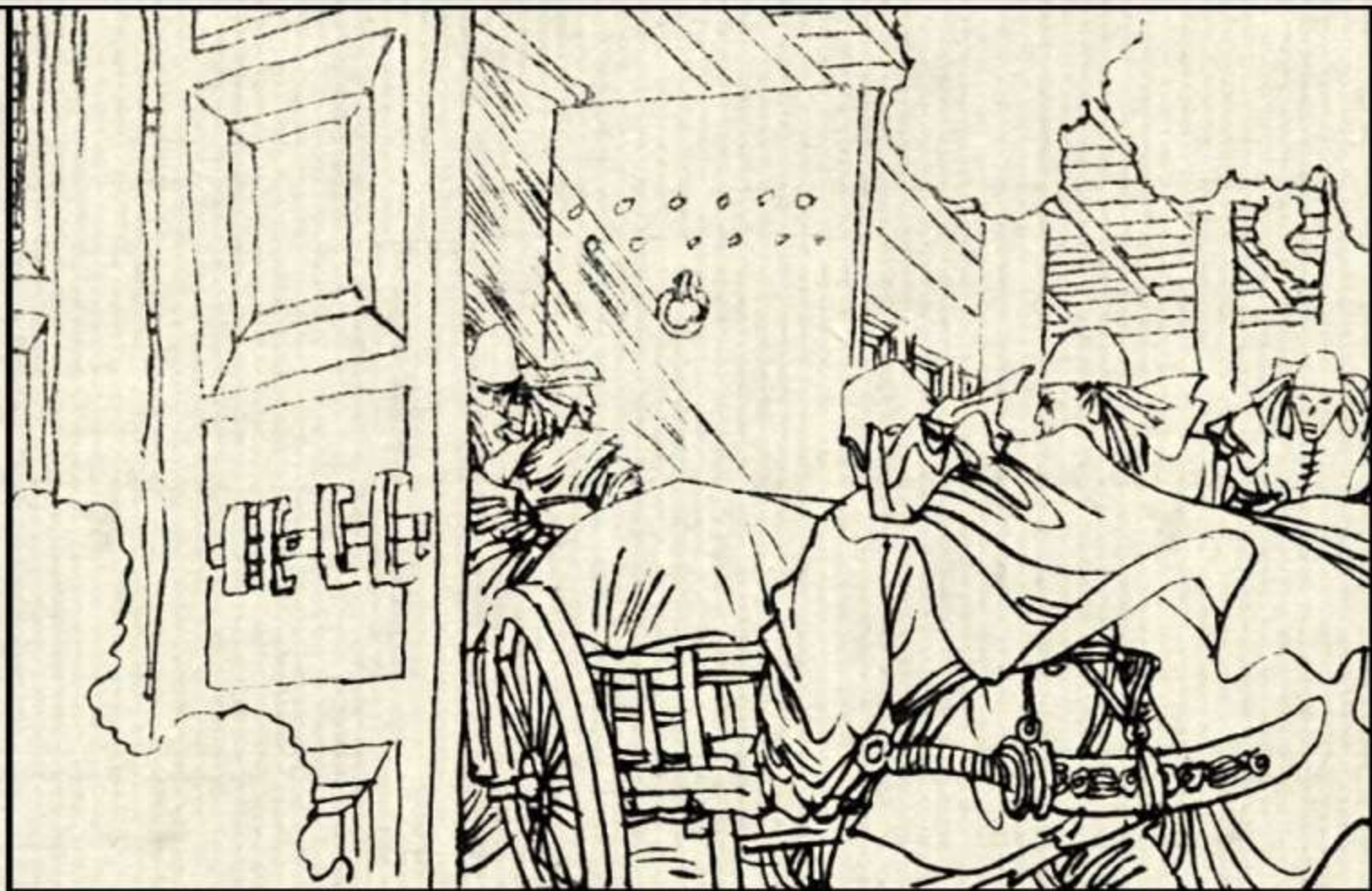
田归农挥手一抖，徐铮的身子犹如一柄扫帚般横扫出去，一下撞在马春花的腿上，两人跌在一起。众人见他戏耍二人如弄婴儿，哪个还敢上前！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道：“阎兄，你把镖银就照我刚才说的那么分了。”阎基大喜，指挥群盗从镖车中取出银鞘，分别堆好，然后冒着大雨，将银车一辆一辆推出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三



马行空见状，颤颤巍巍地战起身来，叫声：“我和你拼了！”双手犹如铁勾，猛往田归农脸上抓去。吓得那美妇大叫一声，躲到一边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侧身出掌，击向他肩头。马行空身受重伤，眼见掌到，却不能闪过，砰的一声，身子飞起，向院子中跌了出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五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就在这时，猛听得外边传来三声冷笑。田归农和那美妇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颤抖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六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忙将美妇推入车中，自己跨上骡背，连连挥鞭。谁知这骡子怎么也不能前进半尺。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大雨中一个又高又瘦的大汉，左手抱着个包裹，右手拉住了大车车辕，竟使大车钉在地下一般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大汉又冷笑了一声。这时，车中的美妇已跨出车来，回进厅里；田归农也跨下骡背跟着进厅，坐在那美妇身边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八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高瘦大汉大踏步进屋，坐在火堆旁边。打开包裹，露出一个两岁大的女孩。那女孩正在熟睡，圆圆的脸蛋上挂着两颗泪珠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马春花、徐铮、商宝震见田归农见那大汉如此害怕，都是又惊又喜，忙扶起马行空来。马行空道：“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……金面佛……苗人凤……”说着，痛得晕了过去。

浙江少兒

〇五〇



此时，苗人凤凝视怀中女孩，脸上充满着慈爱和柔情；那美妇呆呆地望着火堆，嘴唇微微颤动，显得心神不安；田归农脸如白纸，望着院子中的大雨出神。可以看出，这三个人的胸中都翻滚着感情的波涛……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三年前的一天黄昏，天下着鹅毛大雪。时近岁晚，河北沧州道上，行人稀少，苗人凤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缓缓而行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次苗人凤千里迢迢地从浙南赶来，为的是亲祭亡故十年的好朋友一刀夫妇。那年腊月，他与辽东大侠胡一刀在沧州比武，连比五日，岂知一招失手，以毒刀误伤了平生唯一的知己。胡夫人也自刎殉夫……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三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风雪残年，马上黄昏，苗人凤越近沧州，心情越是沉重。正想得出神，忽听西面山谷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呼救声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四



苗人凤一跃下马，展开轻身功夫循声赶去，只见雪地里殷红一片，一个当官的身首异处，死在当地，一个小姐却给一个补锅匠抓住了双手，挣扎不得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隐身大石背后，察看动静。只听一个叫“调侯兄”的道：“宝刀只有一把，美人只有一个，我们却有五人，怎么办？”一个脚夫道：“凭功夫好了，得第一的拿宝刀，得第二的取美人。”一旁的车夫、店伴齐声附和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看到这里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踏步从石后走了出来，喝道：“下流东西，都给我滚！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七



那五人大吃一惊，齐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“苗人凤便是。”那五人一听面前这人便是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的苗人凤，吓得个个面面相觑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“调侯兄”眼睛一转，俯身捡起宝刀，双手递了过来，道：“小人蒋调侯，三生有幸，得逢当世大侠，这宝刀请大侠处置吧。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想把这刀交给小姐，伸手提住了刀柄。突然“嗤嗤”两声轻响，忽感腿上一痛。蒋调侯跃开丈余，一面飞跑，一面叫道：“他中了我的绝门毒针，快缠住他。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〇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一听“绝门毒针”，当下深吸一口气，飞奔向前，一把抓住蒋调侯，伸指在他肋下一戳，已闭住了他的穴道，将他抛在地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脚夫、车夫等忽听敌人中了毒针，无不喜出望外，远远围着，均不逼近，想待他毒发自毙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一口气不敢吞吐，展开轻功，疾向脚夫赶去。那脚夫吓得魂飞魄散，舍命狂奔。苗人凤赶到身后，一掌击去，顿时将他五脏震裂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三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转身窜到车夫跟前。那车夫挥动软鞭护身，只想挨到他毒性发作，苗人凤伸出蒲扇般大手，抓住软鞭梢一夺一挥，车夫便被打得脑浆迸裂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四



苗人凤连毙二人，脚上已觉发麻。这是生死关头，只要留下一个活口，自己毒发跌倒，连这小姐的性命便也完了。当下咬紧牙关，手握软鞭，追赶店伴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店伴十分狡猾，尽拣泥沟陷坑中奔跑。但苗人凤轻功何等了得，一转眼便将追上。店伴眼见难逃，猛转身举着匕首，扑将过来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立刻回头转身，向后一脚倒踢，正中店伴心窝。店伴顿时口中喷血，仰天毙命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瞧也不瞧，立即提气追赶补锅匠。谁知刚才追奔逐北，毒气发作得更快，脚步已经蹒跚，竟然追赶不上。于是，他奋起神力，掷出软鞭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八



补锅匠见对方脚步不快，心中大喜，以为宝刀美人皆落他一人之手。突然，听得半空呼呼风响，一条黑黝黝的东西横空而至，欲待躲闪，软鞭却已从面门一直打到小腹。补锅匠立时尸横雪地。



此时，苗人凤已支持不住，一交跌倒。那伏在父亲尸上，被这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吓呆了的小姐见状忙走近相扶。



苗人凤下半身虽已麻木，但神志尚清，指着蒋调侯道：“快搜他身，取解药给我服。”小姐依言搜索，果然找到一个小小瓷瓶，拔开瓶塞，将药送入苗人凤口里。



苗人凤用力吞下，说道：“快将他杀了！”小姐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我……不敢。”
苗人凤道：“再过几个时辰他穴道自解，我受伤很重……”



小姐双手提起宝刀，拔出刀鞘，眼见蒋调侯眼中露出哀求之色，刀子却砍不下去。



苗人凤大喝：“你不杀他，就是杀我！”小姐一惊，宝刀脱手落下，刀口正好对着蒋调侯的脑袋。只听得小姐与蒋调侯同声大叫，一个吓昏跌倒，另一个的脑袋已被宝刀劈开。



雪地里横着六具尸体。苗人凤腿上中了毒针，下半身麻木，动弹不得。



这小姐醒来，见自己跌在苗人凤怀里，急忙站起，双脚一软，又坐倒在雪地里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叫小姐牵过一匹马来，抬起上身，右手握住马镫，手臂微一运动，身子便倒翻上了马背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七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叫小姐拿了那柄刀，左手住她腰间轻轻一带，将她提上了马背。两人并骑，来到小客店中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七八



来到小客店，苗人凤拔出那两枚毒针，这小姐使用嘴将毒血一口一口地吸出来。为了服侍苗人凤，小姐和他同住一间房里。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原来这小姐名叫南兰，她父亲南仁通在江南做官，捉到了一名江洋大盗，得到这柄“冷月宝刀”。他想将宝刀献给当道，借此飞黄腾达，不料却被五名盗贼蒙骗，在半途丢了性命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〇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一天晚上，南小姐正端药给苗人凤喝，忽见屋外浓烟滚滚，火舌直卷进屋来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外厅中有三人叫道：“谁救那坏了腿的客人，老子打开他的脑袋。”众人自逃性命不及，又有谁敢去救人？

浙江少兒

〇八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南小姐一见大火，吓得夺门而出。苗人凤双腿不能行走，叹道：“难道我一世英雄，今日竟活活烧死在这里不成？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三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

火光中，苗人凤见屋角里放着一捆粗绳，叫声：“天可怜见！”便爬将过去，抖开绳索，在手臂上绕了十来圈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四



三个放火盗贼原是为他们的门徒补锅匠来报仇的，眼见烟火围门，以为苗人凤必葬火海无疑。猛听得一声大喝，一条绳索从火焰中窜将出来，一端刚卷住门外那棵银杏树杆，苗人凤的身躯已飞了出来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众盗见他突似飞将军自天而降，无不骇然，当即发足奔跑，可哪有苗人凤拉着绳子飞荡迅速，苗人凤伸出蒲扇般的手掌，一抓一扔，把三个放火的盗贼扔进了火堆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六



数日之后，苗人凤腿伤痊愈，便和南兰结为夫妻。新婚不久，他便带着南兰去拜祭胡一刀夫妇的墓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拜祭完毕，苗人凤便把这把冷月宝刀封在坟土之中。他对妻子说：世上除了胡一刀外，再也无人配用这把宝刀。他既然不在世上了，宝刀就该陪着他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八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平素不爱说话，这一天却说得滔滔不绝，说到对这位辽东大侠的钦佩与崇敬，说到造化小儿的弄人，人世的无常，说到胡夫人对丈夫的情爱，他说：“象这样的女人，要是丈夫在火里，他一定也在火里，丈夫在水里……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九



突然之间，南兰的脸色变了，掩着面远远跑开。苗人凤追上去想解释，但他不会说话，何况那次小客店起火，她独自先逃了出去却是真的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谁知就是这句无意中流露的真话，造成了夫妻间永难弥补的裂痕。虽然，苗人凤始终诚挚地爱着妻子，但他出身江湖豪侠，不会柔情蜜意，仍不能博得这位出身官家千金小姐的欢心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飛狐外傳之一 商家堡遇劫

一天，苗人鳳的朋友田歸農來作客，南蘭一見這位風流俊俏的田相公能說會道，便一見鍾情，於是忍心丟下了兩歲的女兒，冒着風雨跟着田歸農走了……

浙江少兒

〇九二



苗人凤想到这里，怀中的幼女忽然哇的一声醒来，哭道：“爸爸，我要妈，我要妈！”哭着一转头，见到火堆旁的美妇，忙张开手臂大叫：“妈妈，兰兰找你，你抱兰兰！”原来，这美妇就是南兰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一声叫，大厅中的气氛又浓了几分。大人们个个神色紧张，惊恐不已。却见那独臂老汉走到阎基跟前，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四



话刚末，阎基神色大变，向苗人凤望了一眼，缓缓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油纸小包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独臂老人夹手夺过，打开一看，见是两张焦黄的纸片。他点了点头，包好了放入怀中，重回厅角坐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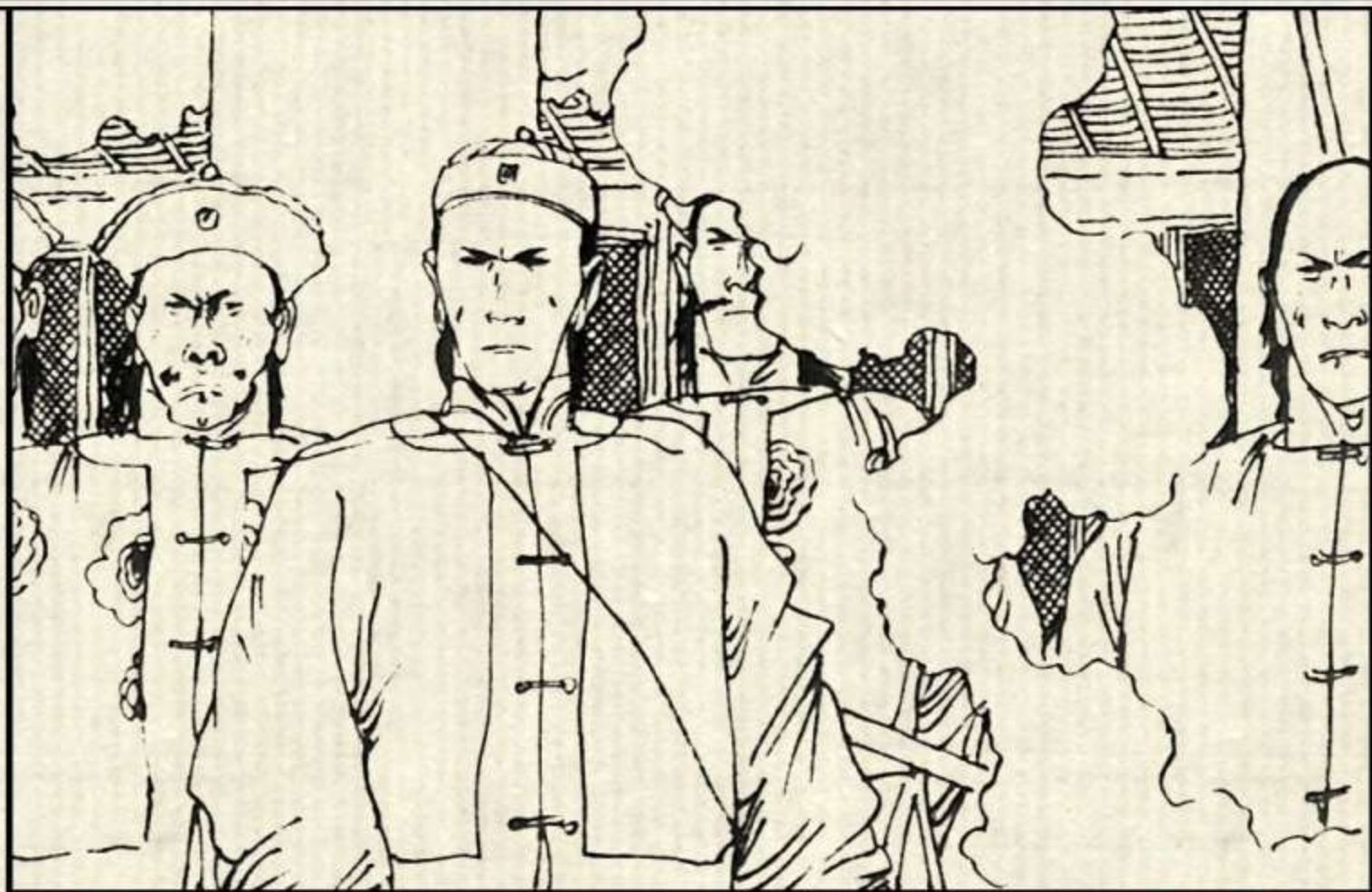


苗人凤听着女儿的哭叫，耐着性子等待。可是，南兰的心象是铁石一般，身子象僵了似的，始终没转过来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一声霹雷炸过，吓得大厅里的人都紧张到了极点，大家都以为将要有一场激烈的厮杀。

浙江少兒

〇九八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谁知，苗人凤只是缓缓地站了起来，用油布细心地包好了女儿，然后紧紧地贴放在自己胸前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他大踏步走出厅去。大雨落在他的身上，雷声响在他的头顶，大风大雨中，还隐隐传来这小女孩的哭声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〇〇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苗人凤虽去，可余威犹存。他进厅出堡，並無一言半语，但群豪震慑。众人或惊或愧，或敬或惧，无不凛然。过了半天，仍是无人说话，各自凝思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南兰缓缓站起，嘴角边带着强笑，眼眶中滚着泪水。田归农也倏地起身，左手握住腰间长剑剑柄，拉出五寸，双眼仍盯着装有银鞘的大车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〇二



马行空见田归农仍想夺镖，强自撑起，叫道：“春儿，取兵刃来！”马春花扶起父亲，从背囊中取出一根金丝软鞭。



正在这时，随着一声咳嗽，从后堂走出一个老妇，不动声色地道：“震儿，栽在人家手里啦？”商宝震脸露愧色地垂首道：“儿子不中用，不是这姓田的对手。”说着，向田归农一指。



商老太双眼半开，木然向田归农望了眼，又向南兰望了一眼，喃喃道：“好个美人儿。”



突然间，和独臂老汉站在一起的黄瘦男孩从人丛中钻了出来，指着南兰叫道：“好个没良心的妇人！你女儿要你抱，你干么不睬她？”



这几句话人人心中都想到了，可是却由一个乞儿模样的小儿说出口来，众人心中都是一怔。只听得又一声霹雷炸过，那男孩戳指怒斥：“你良心不好，让雷公公劈死你！”



田归农大怒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出鞘。那男孩正气凛然，毫不理会，仍是指着南兰怒斥。



田归农提着长剑，正要向那小孩刺去。南兰突然“哇”的一声，掩面而哭，在大雨中奔了出去。田归农顾不得杀那男孩，提剑追出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阎基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兄弟们，快搬银鞘啊，老子独饮肥汤了！”群盗轰然答应，就要动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〇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只見閻基左足飞起，将那男孩踢了个跟头，顺手抓住独臂老汉，喝道：“还给我！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时，商老太说道：“阎老大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阎基一生最是贪财，以为商老太一见强人，吓破了胆，自行献宝于他，便将独臂老汉一推，说声“大伙儿等着”，从下人手里接过鬼头刀，随后跟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跟在商老太背后，见她脚步蹒跚，原先的三分防意也尽数解却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三



两人穿过三道院子，到了最后边的一间屋外，商老太“呀”的一声把门推开，说声：“请进来吧！”自己先走了进去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提步进去，四下一望，只见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方桌，上面放着一块灵牌，上写“先夫商剑鸣之灵位”感到蹊跷。正要发作，却见商老太关上木门，又插上了门闩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五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“阎老大，你好大胆，竟敢上商家堡来放肆。若是先夫在世，十个阎基也早砍了。今日虽只剩下孤儿寡妇，却也容不得狗盗鼠窃之辈上门欺侮。”商老太说完，突然腰板一挺，霎时间，变得英姿勃勃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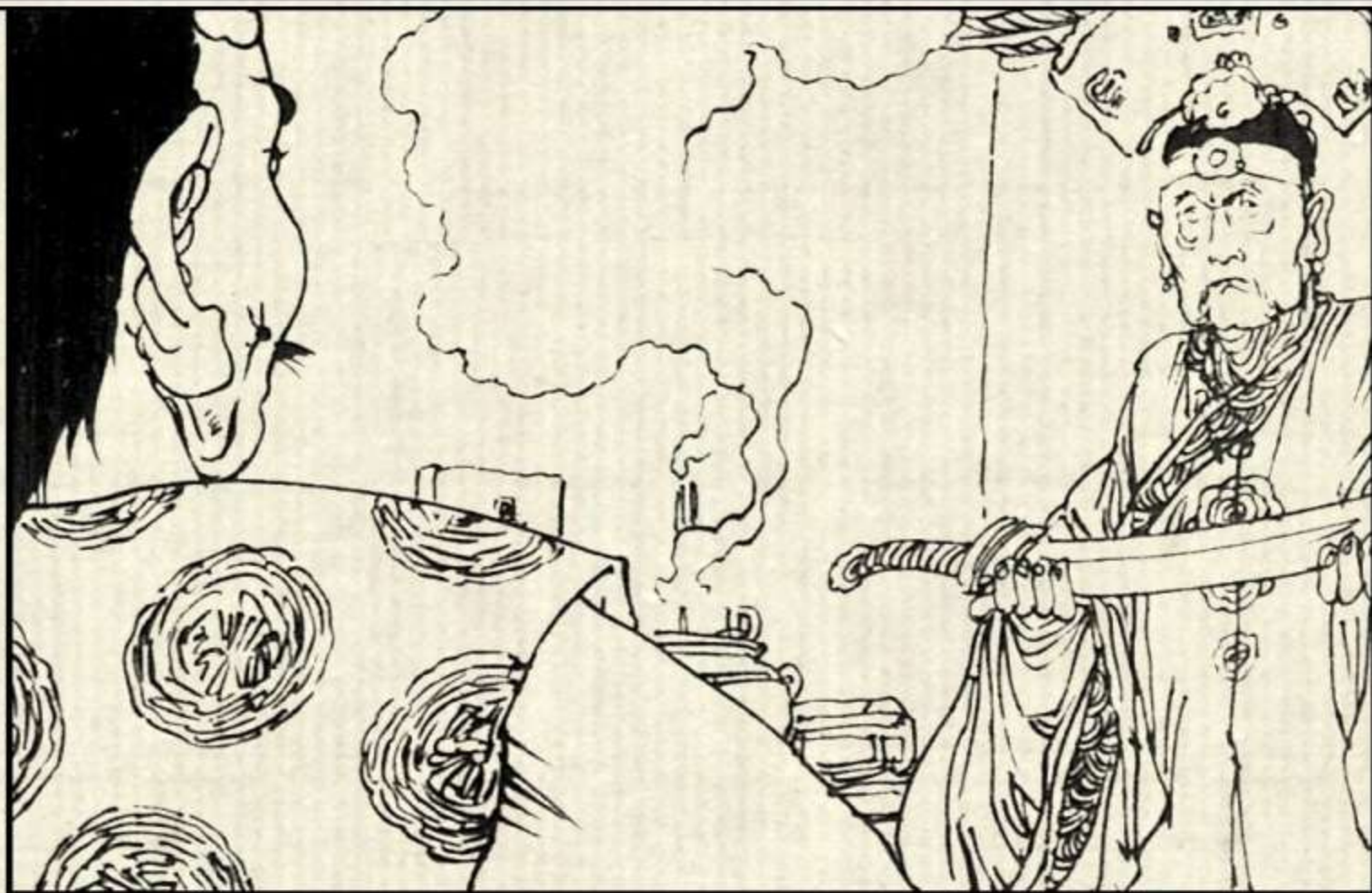
阎基微微一惊，心想：原来这婆娘做意装老。但又想一个女流之辈，又有何惧，便道：“门也上了，人也欺了，你又怎地？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老太霍地走到桌旁，从灵牌后捧出一个黄色包袱，顺手解了结子，打开包袱，只见紫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却是一柄厚背薄刃的紫金八卦刀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八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叫一声“八卦刀商剑鸣！”蓦地想起十余年前的一桩往事，吓得倒退两步，忙将左手倒提着的鬼头刀交与右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老太脸色一沉，叫道：“豪杰虽逝钢刀在！今日若是你赢了，便将我人头割去，连我儿子也一并杀了；若总妾身胜了，阎寨主颈上脑袋也得留下。”说罢，抓住刀柄，向灵位行了一礼，等着阎基进刀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
二
〇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閻基氣往上涌，將刀一晃，商老太一招“朝剛刀”已劈了過來。閻基忙舉鬼頭刀一架，鏗的一聲，雙刀相交，火光四濺。

飛狐外傳之一 商家堡遇劫

一三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閻基觉着对方臂力平平，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。他踏步上前，使一招“进手连环刀”。商老太不架不让，竟举刀对攻。閻基见对方不顾性命，不觉大惊。危急中扑地一滚，反身一褪，商老太手腕险被踢中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二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顷刻间，一个老妇，一个盗魁，双刀疾舞，在砖房中斗得尘土飞扬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三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老太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因此每一招都是拼着性命抢攻。阎基见她如此凶悍，慌得大叫：“商老太，你疯了么？你的丈夫可不是我杀的，你干吗跟我拼命？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四



商老太只顾砍杀，始终不答话。阎基见她出刀越来越快，一套怪异拳脚已来不及使用，只想如何退到门边，拨开门闩，逃出屋去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一边招架，一边逃窜，几次要去拨开门闩，总给对方逼得毫无余暇。阎基把心一横，反背一脚踢去，窜身从窗口跃了出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二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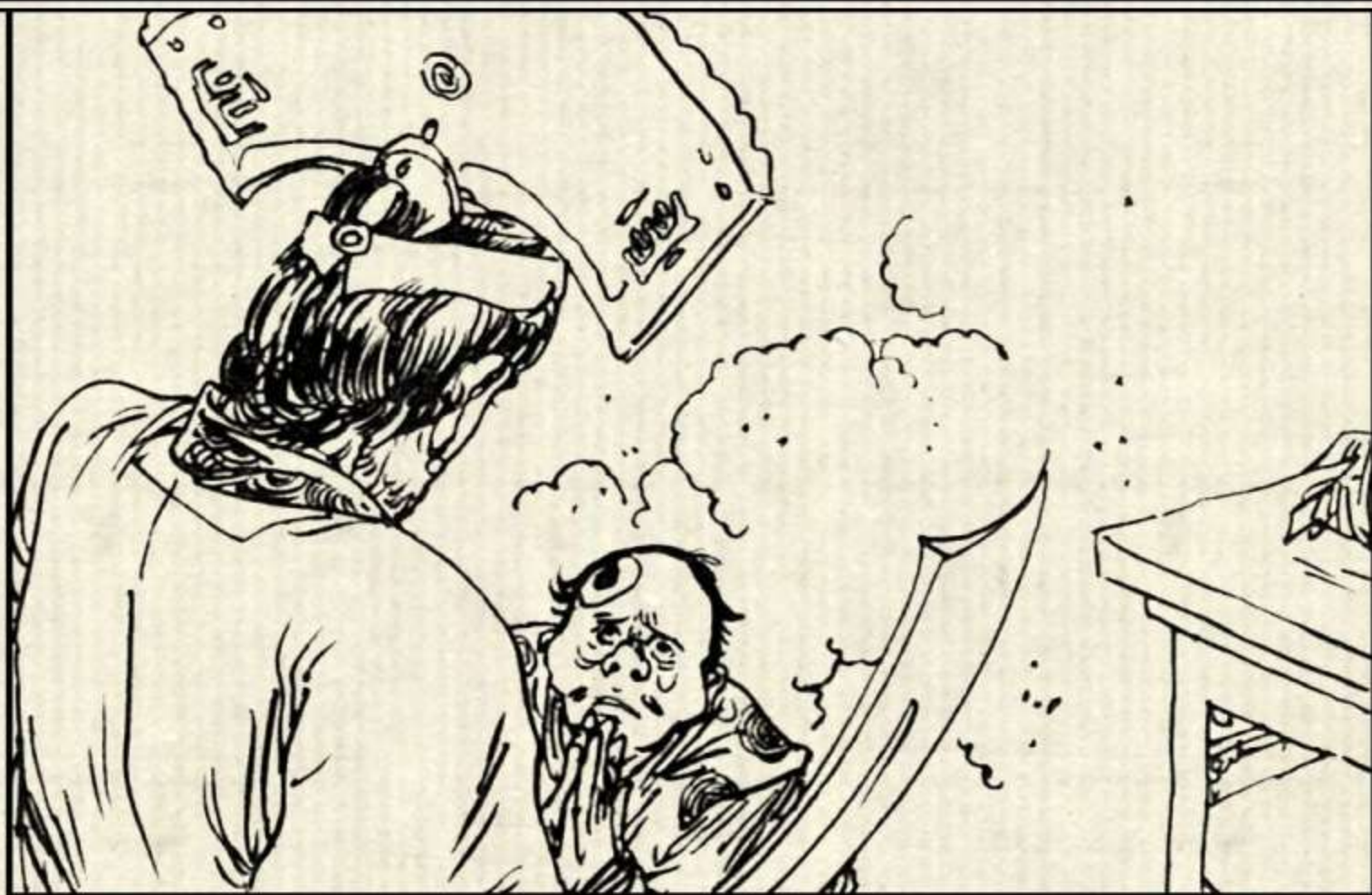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商老太拼着受了他这一脚，如影随形，跟着一刀砍了过去，只听两人同声“啊哟”，一齐跌在窗下。

浙江少兒

一二七



商老太立即跃起，她虽被踢中肩头，並未受重伤，阎基的大腿上被结结实实地砍了一刀，再也难以站立。眼见商老太第三刀跟着劈下，阎基吓得魂飞天外，忙伸手抱住了她的小腿，大叫“饶命！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老太一怔，嘆口氣道：“好，命便饒你。”八卦刀一揮，已將他辮子割下，喝道：“今天比武之事，不得漏出一字。從今後削髮為僧，不得再在黑道中廝混！”

飛狐外傳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二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喏喏连声。裹好伤腿，一步一拐地跟着商老太走上大厅来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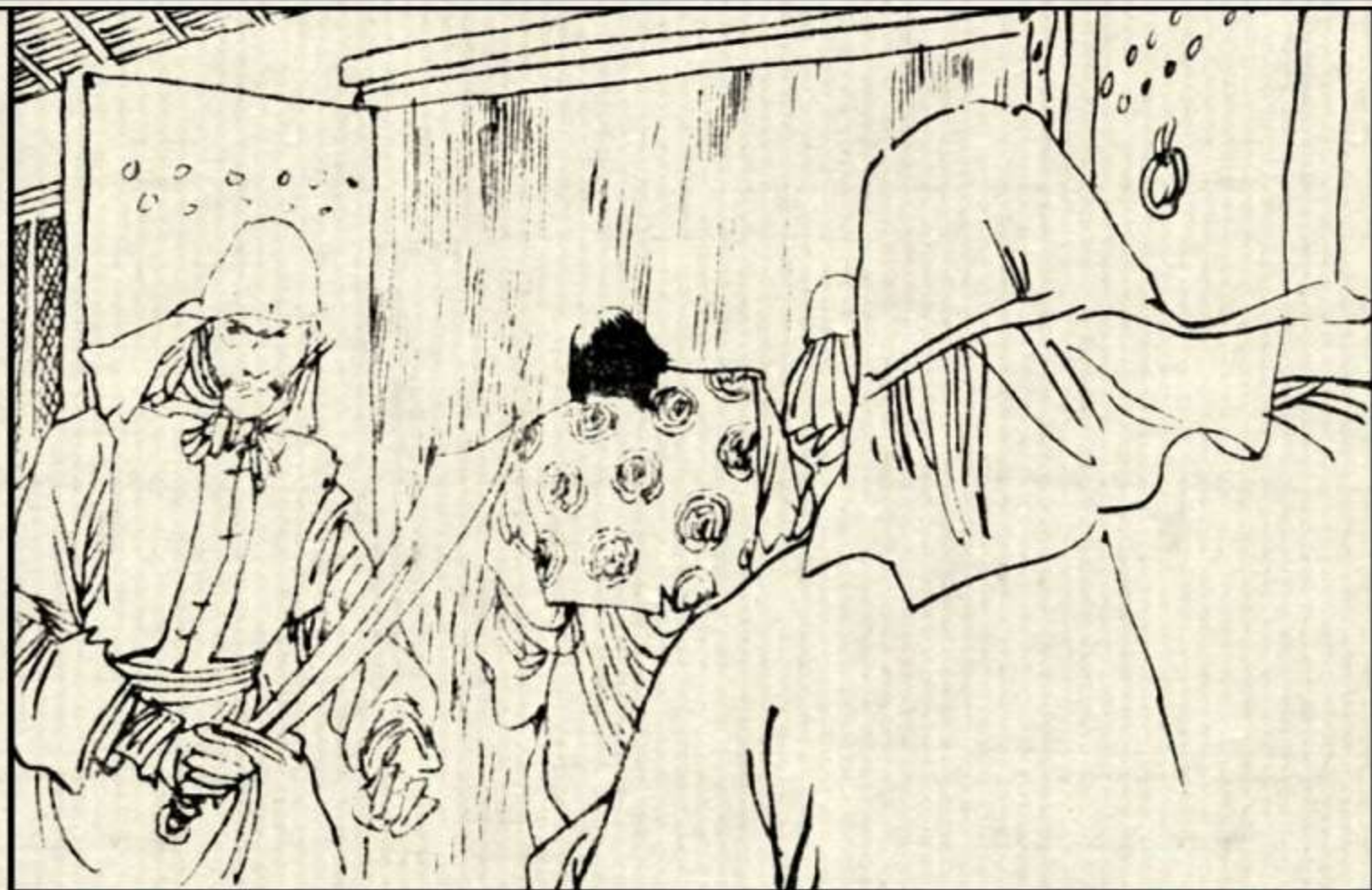
一三〇



大厅上众人等了半个时辰，才见商老太颤颤巍巍地出来。阎基跟在后面，慢吞吞地走出来，叫道：“兄弟们，银两不要了，大伙儿回寨去。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众人一听，无不愕。群盗围住阎基，齐叫：“大哥……”阎基道：“回寨说话。”将手一挥，走出厅去。众盗不敢违抗，向着一鞘鞘到手的银子望了几眼，尽数转身退出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二



顿时，众人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猜不出其中奥妙。马行空见多识广，他见阎基行过之处，留下一行血迹，猜想商家堡内伏能人，却那里料得着这能人便是眼前这个老态龙钟的妇人呢！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马行空挣扎着站起身来，满怀感激之情，向商老太深深地作了一揖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四

商家堡遇劫（《飞狐外传》之一）

原著者：金庸

出版社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改编者：丰华

（杭州市武林路125号）

绘画者：冰麟 颜华 曾成华

发行者：浙江省新华书店

李滨 文广业 吴家声

印刷者：江西印刷公司

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001-1,000,000

开本：787×1092 1/64

印张：2.125

统一书号：R 8318·107

定价：0.34元
